

龙战
天下

后晋 梟雄录

内乱纷争，兄弟战于萧墙之内；外侮频仍，契丹逡巡边境之外；中原板荡，人民陷于水火之中。铁甲铿锵声中，英雄纵马挥刀力拼敌军，沙场醉卧累累白骨，大浪淘沙潮水来去，古来征战几人回？血流处，万马奔腾席卷山野；林深处，惊起多少归鸟……

书雅



南海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后晋泉雄录/书雅著. —海口: 南海出版公司, 2007. 10
ISBN 978-7-5442-3809-0

I. 后… II. 书… III. 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06056 号

HOUJIN XIAOXIONG LU

后 晋 泉 雄 录

作 者	书 雅
责任编辑	刘一民 廖思拍
出版发行	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: (0898) 66568511
社 址	海南省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
电子信箱	nanhaicbgs@yahoo.com.cn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黎明晖印刷厂
开 本	730 × 1000 毫米 1/16
印 张	15.25
字 数	240 千
版 次	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442-3809-0
定 价	25.00 元

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目录

一	闵帝从厚之死·····	1
二	张韬献计·····	14
三	石敬瑭返回河东·····	27
四	石敬瑭反唐·····	38
五	在洛阳·····	49
六	访契丹·····	64
七	重聚·····	76
八	平叛·····	90
九	战契丹·····	104
十	刘知远称帝·····	118
十一	尾声·····	128

一 闵帝从厚之死

公元十世纪，正是中国历史上形势最为混乱的五代十国时期，在中原大地上，各路政权走马灯一般的各领风骚，你方唱罢我登场。今天你称帝天下，明日我便祭天登基，短短五十三年间，共有十五个政权交错更替，直苦了天下百姓苍生，落了个民不聊生，流离失所。所以在934年夏初的这一天，当魏州城外的百姓们远远发现官道上走来一彪军马时，都吓得就近躲在草丛中，就连路边的酒肆商铺也纷纷关门闭户，不愿意招惹这些官兵。但是人类共有的好奇心作祟，很多人还是悄悄的透过门板的缝隙，仔细观察路上的这支队伍，想看看这又是那一路大王来打秋风。谁知道今天这支队伍和以前所见过的却是有所不同，瞧那旗幡鞍鞯，分明是大有来头；可是再看他们那稀稀拉拉的几个人，还有弥漫在队伍中那种失落的气氛，怎么都不象是什么豪强军阀。乱世中的老百姓，个个都练就了一双好眼，眼看着事情奇怪，都更加上心去观察。从马身上的鞍饰，一直看到兵丁们脚上的靴子，终于有人迟疑着说，怎么左看右看，这拨人马都象皇帝身边的近卫军，在当时称为左右控鹤军的。你瞧他们身上的衣服，虽然已经褴褛不堪破旧万分，硝烟和血迹到处都是，但光看那服色和纹饰，完全就是宫中卫士才能穿的式样。

开始只是一个人迟疑着说了自己的观点，遭到其他的人讥笑。是啊，怎么可能呢？虽然说世道乱了，但皇帝毕竟只有一个啊。那就是后唐闵帝从厚。虽然听说近来潞王从珂，也就是原来老皇帝的干儿子，已经造反自称皇帝。但也不至于就流落到此。若说是闵帝从厚，近日倒确实在魏州逗留，可也不至于如此寒酸啊。大家虽然不敢大声说话，但是仍旧议论纷纷，大部分都认为不太可能。可是随着兵马越来越近，有那曾经上过京城，有幸见过圣颜的百姓也终于认出来，就在队伍的前面，四个兵士护卫的中间，那个一脸苦相，憔悴不堪的却是当今圣上李从厚。这一下更是让所有人都惊疑不定。有那好事且大胆的，便悄悄从后门溜出去，绕到队伍的后面去和兵士们搭讪，过不多久，等到兵马且行且远，已经快到魏州城门口时。他们才带回来一个惊天的消息：潞王从珂已经攻破了京城，从厚已经无路可走，现在只能到魏州暂避。

众人更是一阵喧哗，人人都知道魏州的将军王弘贇为人势利，从厚在位其间，若是驾幸到此，那肯定是大肆铺张，盛情款待；现在从厚已经成了丧家之犬，对王弘贇又有何用，想必从厚此去只能碰一鼻子灰了。若是好说好商量，恐怕还能落上一顿饱饭；如果要是言辞间说不爽快了，王弘贇一怒之下，教人把从厚绑了，献给从珂邀功也说不定。也有人对此表示不同意见，说从厚虽然被赶出了京城，但毕竟还是正经八百的皇帝。王弘贇就算势利，也不能太过操蛋，还是要稳妥从事，这世道，说不定什么时候那从厚就又翻起身来；再说了，就算从厚已经失势，可他毕竟是河东节度使石敬瑭的大舅哥。那石敬瑭手握重兵，自小就受老皇帝明宗的喜爱，亲自做主将女儿下嫁给他。俗话说，不看僧面看佛面。就凭着和石敬瑭的这份关系，那王弘贇就不敢太过放肆。这话一出，立马也遭到了反驳。这都什么世道了，父子之间动刀动枪，亲兄弟相互残杀的事情见得多了，妹夫大舅子又能是什么了不起的关系，脆弱的根本就不堪一击。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，吵得是不可开交。每个人都努力捍卫自己的观点，就在这时，地面上突然传来一阵颤动，房梁上的灰尘簌簌落下，扑满了众人的头顶和肩膀，立在地面上的双脚收到颤动的影响，也不由自主的颤抖起来。众人都面面相觑，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，刚刚还在热烈进行的争吵，突然就停止了，屋中一片静默。桌面上的杯盘碗碟也受到震动影响，嗡嗡低响着朝桌子边沿行军，终于接二连三的掉到了地上，店主人这才如梦初醒，大呼小叫着让伙计们注意保护，可是几乎所有人的注意都集中在外面发生的事情上。

从魏州城外的另一条大路上，正急速行来了一哨人马，人数虽然和闵帝从厚他们队伍的差不多，但是个个鞍鞴鲜明，耀武扬威，那马儿个个拔蹄奋飞，响鼻咳咳。马上的健儿也是人人飞扬跋扈，睥睨群雄，人马合一，透出的是不可一世的彪悍。在队伍前面领头的这人，身上穿着李唐的官服，鼻子高高耸起，两眼深深陷入眼眶中，胡子不多但根根卷曲，从耳下一直延伸到下巴，最稀奇的是他的额头大而隆起，仿似在前额长了一个瘤子般。他的鼻子本来已经高于面部很多，但是和他的额头比起来，仍然要屈居下风。众人的眼光几乎都目不转睛的望着他，猜测着又是哪一路人马。刚刚坚持说王弘贽必然要善待闵帝从厚的那人突然得意起来，悄声对刚才反驳他的那些人：“你们瞧，我刚刚说什么来着，皇帝大舅哥有难，这做妹夫的能不着急吗？这还不是亲自领兵来了。”

来的这部兵马正是河东兵，而领头相貌奇特那男子，便是河东节度使石敬瑭，他父亲本来是沙陀部落中的一名战士，随同李克用征战杀伐很长时间，和当时同在军中效力的李嗣源交情莫逆。经常在一起吃肉喝酒。一次两人又凑在一起切羊肉喝酒，喝到高兴时，石敬瑭他爹便把石敬瑭叫出来给李嗣源敬酒，李嗣源拉过石敬瑭来看了几眼，又随口说了几句话，石敬瑭对答如流，虽是少年，但是气概豪迈，李嗣源很是欣赏，正好他家里有好几个闺女，趁着酒酣耳热，便和石敬瑭他爹击掌为誓，立了一门娃娃亲。结果隔日出战，石敬瑭他爹竟然死在乱军中，石敬瑭他妈早在生他弟弟石敬德的时候，就已经难产而死了。老大石敬儒这是已经随军出战，整个老石家就剩了两个孩子在家孤零零的过日子。李嗣源不忍心，于是便把哥儿两接到自己家来，教他们习武打仗，等到石敬瑭长大之后，便安排他和自己的女儿成亲，又赞助他们小两口一处院子。因此上虽然名义上是石敬瑭的丈人，其实和他爹没有什么两样。后来李嗣源出征时军中兵变，拥立嗣源为帝。李嗣源便封石敬瑭为河东节度使，让他把守北方边陲要塞，可算的上是毫无保留的信任。这从厚是李嗣源的第三子，从小和石敬瑭在一起玩耍长大，自家亲妹子又嫁给石敬瑭为妻，两个素来和睦，后来从厚继承了帝位，为了防止各地节度使坐大自立，把全国的官员几乎全部调换了一遍，但是却没有动石敬瑭一根毫毛。这次潞王从珂突然称帝自立，将从厚赶出洛阳，然后传檄天下，让各地的节度使都进京来觐见新皇。石敬瑭所在远离京都，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，于是带人昼夜兼程朝洛阳进发，却没承想在半路碰到了从厚一行人，当时听自己的前哨官说闵帝便在前方，于是立刻带人前来探问。

两队人马还隔着有些距离，石敬瑭便已经认出前方果然是闵帝从厚，心里面不由得打起了小算盘，心想那潞王兵变没有多久，怎么从厚竟然已经落到了如此田地，心里面不由得对从厚起了几分鄙视，直等到两马相对，他才从马上跳下来，拜倒在从厚马前，口称万岁。从厚倒是人如其名，看到石敬瑭觉得是见了亲人，一肚子的委屈可算找到能倾吐的人了。流着两行清泪连忙跳下马来，双手相搀。石敬瑭就势站起，假惺惺的问道：“陛下怎么竟然会在这里？”

从厚抽泣了两声：“潞王从珂已经兵变，气焰十分嚣张。京城里也人心惶惶，朕连一支能够坚心守城的军队都召集不起来，无奈只有匆忙离京，找个地方先安顿下来，然后传檄各地的镇守和节度使，让他们派兵来勤王。石郎既然已经来了，正好可以帮助我光复洛阳。”

石敬瑭只是嗯嗯应着，并不明确表态，心里面却在盘算究竟要怎么办，虽然他早就知道潞王发难一事，但万万没有想到形势变化竟然如此之快，沉吟了半晌，突然想起一件事来，便问从珂道：“陛下，我听说康义诚已经派兵西出歧关，讨伐潞王叛兵，不知道那边的战事如何？”这话更是问道了从厚的痛处，支吾了半天，无奈的说：“石郎就不要提康义诚了，这奸贼唯恐白身投降被从珂小觑，竟然骗了朕剩余的全部兵将，这时恐怕已经和从珂合兵一处，进了洛阳城了。”

石敬瑭闻听从厚如此说，更不敢答话，但是又不能不有所表示，于是低头长叹几声，再不发一言。从厚等了片刻，见石敬瑭仍旧没有表态，无奈只得哀求道：“石郎，你既是国家

重臣，又是孤的郎舅至亲，现在朕已经落到如此境地，只有靠你一力支撑了。”可怜堂堂的后唐皇帝，竟然说出如此卑微的话来，若是叫九泉下的李克用李存勖父子听到，怕不气得连鼻子都歪了。但那石敬瑭是何等聪明之人，既然看见从厚大势已去，又怎肯再施以援手。从厚又苦苦相求几次，石敬瑭再无法坐视，于是说：“我奉诏入京，身边只有这二百余人，并没有大兵相随。虽然有心杀贼，但是力量实在有限。倒是这魏州刺史王弘贇，本来就是前朝老臣，向来人情练达，做事情非常有方寸，咱们又在他的地界上，若是他肯出兵相助，臣即刻就领兵前往洛阳，为天子夺回冠冕。”这番话说的义正词严，但仅仅是好听而已，世上有几个愿意将自己的兵借给他人的将军？石敬瑭如此说，只不过轻轻巧巧就将责任卸在了王弘贇身上而已。从厚身边的兵士们听石敬瑭说得这番话，心中都在长叹，知道石敬瑭借机推托，偏偏从厚还不觉，眼中又留下泪来，握着石敬瑭的手久久不愿松开。

石敬瑭于是令从人先拿出食物清水，分给从厚众人食用，让他们暂时先原地休息，自己就在军中挑选了几名军将，纵马来到了魏州城下，高声喊道：“河东节度使石敬瑭，有事求见刺史王弘贇，烦请城上的兄弟们通报一声。”那王弘贇老奸巨猾，听说城外有军马经过，早让人严守城门，自己也在城头观看。他岂有不识从厚之理，只是落驾凤凰不如鸡，从厚既然还没有来到城下，自己也懒得出去迎接，现在听说石敬瑭来到城下求见。他从城墙垛子中间探头朝下观看，看到石敬瑭只有寥寥几人，这才放下心来，挥手示意众人将城门打开，自己也走下城去迎接。

两个人见了面寒暄几声，王弘贇便将石敬瑭引入府中，安排坐定，吩咐上茶，然后就都默然不言，大家都各怀心腹等着对方先说话，石敬瑭连喝了两杯茶，见王弘贇仍然没有开口的意思，心中暗骂，无奈只得自行挑起话头说：“我奉诏入京面圣，没想到在魏州城外竟然碰到了皇上，见驾之后才知道，潞王发难，天子无奈离京蒙尘，现在已经到了使君辖区内，怎么不说出城迎接呢？”王弘贇哦了一声，仿佛刚刚听说这个消息一般，惊讶万分的说道：“竟然有如此事？圣上现在何方，随驾何人？”

“陛下就在城外休憩，因为离京匆忙，无暇整兵，只有二三忠义之臣跟随。”

王弘贇再次哦了一声，眼角余光扫视了石敬瑭几眼，试探的说：“现在这世道，只要有几个兵的，都敢犯上作乱，这种事情以前也不是没有过，只不过前代帝王就算仓促离京，身边也总有禁军护卫，文物百官也随驾而行，每到一处，便把随身携带的库房宝物，赏赐给当地接待之人，下面的人才个个会个个钦服。现在陛下车驾虽然前来，但是无兵也无将相随，想必身边更无长物，若是就此迎进城来，恐怕魏州将士们寒心，反倒对陛下不利啊。”

石敬瑭听了王弘贇这么说，一时却也不置可否，模棱两可的点了点头，也不知道究竟是赞同王弘贇所说，还是只表示自己听到了王弘贇所说的话。王弘贇老于世故，见石敬瑭听了自己的话，仍然不发一言，已经知道石敬瑭也是来应付差使的，当下也不再多言，只是扯些闲谈，石敬瑭也没有追问，过不多时，王弘贇让人端上酒菜，两个人推杯换盏，竟把在城外苦苦等候的闵帝忘到脑后去了。

等到酒足饭饱，石敬瑭这才起身，醉醺醺地向王弘贇告别说：“大人和晚生说的那些话，其实是非常有道理的，本来应该继续逗留，听大人给晚生多讲点人生的哲理，但是今天本来是为陛下而来，现在陛下仍然在路上等着我去回报消息，我还是早点回去，把大人的意思禀报圣上，然后听凭圣上裁夺。”王弘贇也不多送，将石敬瑭送出城外，回头便告诉士兵，继续严守城门，不得放任何一人进城。

石敬瑭率领从人摇摇晃晃回到从厚等待的地点，酒气冲天拜倒在地，从厚微微一皱眉头，但是强忍着心头的不快问道：“爱卿这次去见王弘贇，不知道刺史是怎么说的？”

石敬瑭勉强支起身来，将王弘贇所说的话向从厚复述了一遍，从厚生性柔弱，听了王弘贇如此言语，也是无计可施，只得又流下几行泪来，哀求石敬瑭说：“事已至此，还是希望石郎能替朕考虑考虑，看看下一步究竟该怎么办？”石敬瑭在回来的路上早已经想好了对策，

这时便轻松的答道：“陛下也不必担忧，王弘贇只不过不开城门，不让陛下进城而已。臣在路上早已经看到，城门外尚且有一处废弃的驿馆，陛下可率人暂且居住在那里，想必王弘贇必然不能不派人来照顾陛下的起居。我这便继续起身前往洛阳，探听一下李从珂的意思，若是他知道反悔，我便回来迎驾回洛阳；如果他仍然一意孤行，我顺便正好探一下京中的虚实，日后好为陛下出力。”

从厚听石敬瑭说出这番话来，明显是要将自己抛在这魏州城外不顾，自己去别图富贵了，更是悲从中来，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。随从从厚从洛阳逃出的扈从们，有的陪着皇帝一块掉眼泪，有的默不作声，也思虑着是否要重新选择自己的道路。可是却另有几个忠心耿耿的，眼看从厚失势，而石敬瑭身为至亲，竟然如此不敬，当即按捺不住内心的气愤，有四个人突然拔剑而起，直直冲到石敬瑭面前，大声喝问道：“石敬瑭，你是明宗的爱婿，又是国家重臣，本来就应该和国家休戚与共。况且主上乃是你夫人亲眷，现在主忧臣辱，理所应当相互体恤。更何况主上现在孑然一身，只有你可以依靠。没想到你竟然百般推托，终究不肯为国出力，为主上效忠。就此还则罢了，你进得城去，和那王弘贇老儿密谋良久，竟然想要卖主求荣，将主上置之不顾，自己再上京去面见叛贼。象你这等不仁不义之人，又有何用？且让我们先取了你的性命，以免日后麻烦。”说完四个人手中的剑就朝石敬瑭招呼过来了。

别看石敬瑭为人势利，就算是自己的皇帝大舅子，一旦失势他就不愿稍稍加以援手，人品虽然卑下了点，但是说到武力，那可是当时有名的几大勇士。他本来不是汉人，身体里流着的是彪悍的沙陀鲜血，他父亲当年若不是作战英勇，那李嗣源是五代赫赫有名的猛将，又怎么会和他关系较好。所以，石敬瑭从小就在父亲的教导下习武，有非常扎实的根底，他父亲死了之后，他搬到李嗣源府中去居住，又接受了李嗣源的悉心教导，武功更是一日千里。李嗣源在和刘守光的战争中，曾经一战降伏了高行圭和元行钦两员虎将，高行圭的弟弟高行周从小也力大过人，随着哥哥来到李嗣源府上，李嗣源看他虎头虎脑，按照当时五代的风气，似乎只要看着那个孩子喜欢，就认为义子。于是李嗣源就认高行周为义子，让他也搬进府中来居住。这样一来，高行周、石敬瑭、李从珂三个人就住在同一所院子里，院里当然还有其他的孩子，但是这三个那是分外调皮，他们三个从小就好勇争胜，稍微孱弱点的大人都不是他们的对手，每天就他们三个人就把后宅弄得鸡犬不宁。更让府里的人头大的是，这三个孩子从小就尿不到一个壶里，互相看对方都不顺眼，总是想着法的找对方的碴。一个人作乱也还罢了，偏偏是你这么作乱，我就那么作乱，第三个一看你们都乱，我也不能闲着啊。开始还只是在府中捣蛋，后来稍微长大了一点，三个人的活动范围就扩展到了府外。这下更把李府管事的弄得叫苦不迭，隔三茬五总有苦主找上门来，今天和人动手砸了人家酒楼了，明天撒野把别人的摊子拆了，后天挑衅把别人手脚折断了，每天为了给他们三个擦屁股，就快把李府的基业擦穷了。

后唐那时候做官不比现在，虽然资料不是很多，但根据史书上零星记载，象李嗣源这样的武将，家底已经不是殷实不殷实的问题，而是可以称得上家徒四壁。再加上这么三个淘气包败家，很快就搞得快接不开锅了。李嗣源打了一辈子仗，虽然略有文采，终究是个武夫，碰到这种挠头的问题，只考虑了一个晚上就有了办法。第二天就把石敬瑭和高行周打发到军中效力了。这性质就相当于现在，小孩在学校里总是惹是生非，家长们就送他们去当兵的道理是一样的，一个是眼不见心不烦，二一个是让军队这个大熔炉去锤炼一下他们这些铸铁疙瘩。这样一来，家里就只剩下李从珂一个人，李嗣源也没让他闲着，除了平时习武演练兵法，就让他去干些粗活，形同于现在的劳动改造。你不是身上有力闲不住嘛，我就让你干活，一直累得你沾床就睡，看你还有没有精力去给我惹事。再一个原因就是，李从珂怎么也是个刚刚进入青春期的大小伙子，你让他每天干些劈柴挑粪的活计，搞得他蓬头垢面，臭气熏天，就算每天洗澡也不好意思凑到别人跟前去，自然就少了争执。三个人就这样分开了一段日子，果然家里面清静了许多，不过由于石敬瑭和高行周长年在外，而李从珂毕竟身在李嗣源身旁，

所以关系上就近了许多，所以日后李嗣源为帝时，他身边的宦官百般挑拨他和李从珂的关系，终究没有得逞。

日子过得很快，三个人虽然不在一处，也随着时光的流逝在一天天成长，这天李嗣源看着自己的女儿，突然想起来当年可是许给石敬瑭一门亲事的。加上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过石敬瑭和高行周，于是立即派人传话，让他们两个赶回家中，准备操办石敬瑭的婚礼。两个人接到信息非常高兴，向营中告了假，快马加鞭就赶回了家中。三个人时隔多年，又重新聚在了一起，虽然不比小时候那样爱憎分明，但是言语间总还是有些火爆。几句话没说完，就在当院中半真半假的开始了较量，到最后各自鼻青脸肿也没有分出胜败输赢。开始还有人想上前拉架，可是一旦被卷入战团，立刻就躺在地上起不来了。吓得谁也不敢再去阻止，直到李嗣源听到消息赶回家中，这才把三个人劝开。要说李嗣源这做长辈的也是一番好意，想借着石敬瑭大喜的日子，让儿孙辈好好聚聚，多多亲近亲近，可没承想这三个人还是不能在一个槽里饮水，一见面还是鸡飞狗跳。当然，这事情还没这么结束呢，就是因为这次回家办喜事，石敬瑭和李从珂才彻底决裂的。关于事情的缘由，后面必然要涉及，暂时就不多叙述了。绕回头来，说了这么多，意思就是说石敬瑭的勇猛也不是泛泛之辈，当年在军中出生入死，多次搭救过李存勖和李嗣源的性命，就是在镇守河东期间，北方的契丹闻听是石郎把守着云中要道，也不敢轻视。

所以，石敬瑭看到从厚的四个随从责备完自己，便举剑扑过来，倒是完全沉着冷静，不慌不忙的站起身来，伸手去拔刀准备抵挡。这么一拨才发现，连刀带鞘都不在手上。原来刚才和王弘赞欢饮，喝的高兴，刀别在身边太过难受，早就解下来交给自己的从人了。眼看着对方四个人恶狠狠的扑过来，把石敬瑭吓得酒醒了一半，连滚带爬的四处奔逃。可是酒毕竟尚未全醒，身手远不如平时利落，只一眨眼的功夫，就已经险象环生。

石敬瑭身边的卫士见状大惊，一拥而上将石敬瑭翼护在身后，然后挥刀弄剑的挡住从厚四个随从的去路。哪知道这四人虽然貌不出众，手底下却着实有两下子，卫士们仗着人多，开始有点轻敌，被四个人砍瓜切菜一般杀了十几个之后，这才知道遇到扎手的角色了，各自心里打起了小算盘，再也不敢主动上前，只是刀口冲外，被动进行着防御。就是这样，也被四个人打得左支右绌，眼看着就要冲破卫士们的包围，杀到石敬瑭的面前。石敬瑭这时方才有点醒过神来，从人头的空隙间望进去一看四人，心里面是暗暗叫苦，心想这么偏偏是这么四个瘟神呢？

原来这四个人是两对兄弟，分别叫做沙守荣、沙守进、奔宏进、奔宏荣，实际上四人是一母所生。他们的母亲本是鞑靼人，后来被沙陀部所掠，嫁给沙姓将军生了一对双胞胎，便是沙守荣沙守进兄弟，两兄弟生下后不久，父亲就战死沙场。于是母亲带着他们又嫁给了奔姓将军，隔了两年，又产下奔宏进奔宏荣一对双胞胎。他们四人生下来便力大无比，长大后更是彪悍异常，有擒虎捉豹之能。一人可敌寻常十数人，更为难得可贵的是，因为双胞胎之间的心灵感应，他们兄弟联手在一起时，简直如同神人下凡，常人根本难以抵挡。李嗣源当年在征战途中，偶尔发现此四兄弟如获至宝，便安排到自己的亲兵队伍中，做了随身护卫。等到李嗣源死后，从厚继位，这四人便也随着做了从厚的侍卫。别看四人能耐非常，这四兄弟没有什么心机，从珂起兵入洛阳期间，其余很多侍卫大都不告而别，自去寻找活向。只有他们四个仍然忠心耿耿的跟随着从厚，这一路上也碰到不少散兵游勇，还有各地蜂拥而起的盗贼，幸亏有这四人在，从厚才不至于在流浪的路上丢了皇帝性命。石敬瑭是李嗣源的女婿，自然知道这四个人的厉害，所以他一看到向他叫板的竟然是这四个人，也是慌了神。从厚虽然已经落难，毕竟还背着个皇帝名头，石敬瑭来觐见的时候，身边并没有带着很多兵。经过刚才这四人一通乱杀，已经损伤了十之八九。眼看四人气势汹汹冲过来，石敬瑭心中是暗暗叫苦，后悔当初没有把部将刘知远带过来，若是他在，和自己联手，或许能敌这四兄弟一阵，只要支撑得片刻，自己手下的兵士赶过来，那就可确保无虞了。可是后悔已经是来不及了，

那四兄弟已经逐步逼上前来。

石敬瑭的士兵们现在呈扇形面对着那四兄弟，没有人敢进攻，只是胡乱挥舞着刀剑，想阻止四兄弟冲杀的脚步。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，从队伍中突然挺身而出一个人，直接拦在了那四兄弟的面前。从脸上看，这人的长相非常普通，并没有什么非常引人注目的特点，而且脸上也没有亲兵们惯有的那种骄横。衣着打扮也非常的简单，不像其他人身上那么多装饰；就连他的气度也是毫无出众，按说象石敬瑭的亲兵们，成天除了向石敬瑭点头哈腰外，在河东地界上都是横着走也平趟的，无形中自然有那种飞扬跋扈的气派。但是这个人无论从哪方面看，都只不过象一个普普通通的民间百姓，脸上的那种朴实神情，眼睛里的平淡，还有那抿得紧紧的嘴角，显示出此人也不是很爱说话的那种。若不是身上的那套亲兵衣衫，把他放到人堆里，绝对不会被人找出来。但就是这么一个人，在这种生死交关的时刻，竟然突然冲在了最危险的边缘。

奔宏进是四个人里面冲在最前面的，因此他也是四兄弟中首先面对这个人的。他瞬间把对方上下扫视了一遍，虽然那人手里也拿着一把刀，但是根本没有举起来，再加上他那副木讷的神态，奔宏进一时犯了糊涂，以为对方是石敬瑭军中的差役，无意中冲进了他们战圈。他稍微稳了一下自己的身体，伸左手出去将那人使劲一推，嘴里还呼喝道：“别过来，当心伤着你。”

然后他就看见刀光一闪，好像有人在他面前迅速打开了一柄彩色的折扇，然后他就觉得右边的身体突然变的很轻，整个躯体因为突然的失重，而将他闪了一个趔趄。在众人的惊呼声中，他看见右边的地上有一只孤零零的手臂，他才突然惊觉自己的右臂已经被人砍下。他眼神中充满了不可置信的神情，望向面前的对手，但他的眼睛再次被刀光所吸引，这次的刀光不再是灿烂的彩虹，而是毒蛇吐出的黑色的信子，迅疾无伦的来到，准确的插入他的心脏。

只一个照面，不足一个回合，那人便已经轻易斩杀了奔宏进。

这结果太出乎所有人的意料，以至于所有人都停止了挥舞手中的刀剑，静悄悄的看着眼前的一人一尸。过了片刻，奔宏荣方才醒过神来，他悲痛欲绝的朝对方扑了过来，沙宏进和沙宏荣也随着跟过来，三个人将那人团团围住，刀剑齐举就招呼了过来。

这个人的名字非常普通，和他的人一样，叫做陈晖。那时的人都是有名有字的，但陈晖却从来不知道自己的字是什么。他是山东郓州人，少年时就随着父母在河上摆渡为生，有时船到了郓州，父亲领他上岸，然后在小酒馆了把自己灌的烂醉，他又没办法自己回家去，只能在酒馆外听人讲故事。那时的社会风气尚武，人们议论纷纷的无非是某某人如何英雄，某某人又是如何豪侠，这些故事在陈晖幼小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迹。和那个年代所有的少年人一样，他的心中也充满了对英雄的仰慕，希望有一天能成为人们口口相传的对象。在这种信念鼓舞下，陈晖开始自己琢磨着学习武艺，那时各处的兵营都是开放式练兵。陈晖就躲在远处观看他们的一招一式，然后回家自己模仿。很快他就领悟到了功夫的奥秘，但是兵营里教别人的那些只不过是些皮毛，而且常年不变，时间一长，陈晖就无处可以学习，这让求知若渴的陈晖非常郁闷。

这天象往常一样，将船摆渡到郓州地界，陈晖的父亲照例将自己灌醉在小酒馆里。陈晖跑到城中的教军场，看了看正在操练的兵卒，失望的返回了码头，在附近的树林中开始练习那些已经被自己练的无比纯熟的枪棒动作，尽管他年龄还小，但是一招一式已经非常准确，手中哨棒带起的霍霍风声，吸引了码头上一个中年男子的注意。他远远望向树林中辗转腾挪的陈晖，脸上泛起一阵微笑，似乎想起了当年的自己。他迈步走下码头，缓步朝树林中走去。身边有一行人想随后跟来，被他断然的一挥手所阻止。走到林子边缘，他仔细观看着陈晖的一举一动，等到陈晖将整套动作全部练完，他才鼓掌叫好，同时迈步走入林中。陈晖收起手中的哨棒，疑惑不解的望着向自己走来的汉子。昂昂藏藏一条大汉，满面风尘，不怒自威，气度凝重如同渊停岳峙。陈晖一见之下，只觉得全身有数不出的敬仰，忍不住就朝汉子行了

一礼，汉子哈哈大笑起来，声音洪亮，只把林中栖息的鸟儿惊起无数。

“孩子，若是我没有猜错，你刚才练习的这些招式，恐怕是从郢州军营中学来的吧？”

陈晖被他这么一问，当时脸上就臊得通红，但是仍然点了点头。

汉子微笑着走上前来，仔细瞧了瞧陈晖的形体，又伸手去拍拍他的肩膀，突然把脚伸入陈晖的双腿之内，使劲朝外一掰，动作迅快绝伦。陈晖被他突然袭击，固然有点手忙脚乱，但是却没有太过惊慌，反应极快的顺着汉子脚腕掰出的方向，轻轻一扭身，就已经化解了汉子的这一攻势。同时双脚发力向前一蹬，整个人就已经腾空而起向后跳去，稳稳的落在了身后的土地上。

汉子赞赏的点了点头，没有再做进一步的举动，扫视了一下周围，找了块比较平坦的地方席地而坐，招呼仍然立在那里的陈晖也坐过来。同时扬声招呼林外的人。很快就有人跑了进来，垂手站在汉子的左右。汉子含笑上下打量了陈晖一番，问他说：“看你倒是块练武的好材料，怎么不说好好找个师傅，却去兵营中学那些普通功夫。”

陈晖看这阵势，知道汉子并非常人，当时更加添了几分尊敬，毕恭毕敬的回答道：“我只不过刚刚开始习武，并不知道附近有什么好师傅。平时见教军场经常有兵士在操练，因此悄悄的在旁边观看，学了学他们的套路而已。”

汉子点了点头，继续说道：“兵卒们操练的武功，适应的是行军打仗，是需要众志成城团结一心才可以施展，个人学习这样的武功，只不过能强身健体祛病延年而已。象你这样的坯子，不应该学这种万人敌的功夫，而应该去学习如何敌万人。”

陈晖当时的感觉如同当头棒喝，醍醐灌顶，以前自己只是模模糊糊有那么一丝疑惑，象教军场这样的武功，成千上万人摆的都是同一个姿势，力量都是使向同一个方向，难道真的可以纵横沙场，一往无前么？汉子所说的话，仿似一阵狂风，将长久以来笼罩在他心头的朦胧吹了个干干净净，在他的面前展开了一副崭新的天地。他不由自主的拜倒在地，嘴里也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只是将头深深的埋下。

汉子再次哈哈笑了起来，示意左右的从人将陈晖从地上拉起来。然后从旁边一个人的手里取过一只小包裹：“我这次来郢州，本来准备去拜访一位故人的。可惜杂务繁多，必须要尽快返回，不能去故人那里叙旧。今天在码头上碰到你，想必也是有缘。你若是有心习武，便可以拿着这包裹去找我的这位故人，他就在此河上游不到百里的小村内居住。因为本性淡泊，不愿贪图名利，所以世人大多数都不知道他的本事，我从小就和他在一起成长，所以比较明了。不知道你的意思如何？”

陈晖的心猛然跳动起来，他的直觉告诉他，这人让他去做的这件事情，将真正的改变他的人生，但是他的内心，他的刚刚萌生的理智告诉他，不能如此轻易的就相信一个人的话。他抬起头来，琢磨着该怎么表达自己的意思，才能既不辜负对方的好意，又能获得更充分的证据，以坚定自己的信心。他的犹豫被那汉子一眼识破，他哈哈笑着站起身来，示意旁边的人拿过一件长长的包裹来。那包裹又长又细，看上去似乎象一根铁棒，但是却沉重无比，被两个随从小心翼翼的捧到汉子身前。汉子将身上的长衣操起下摆来掖入腰间，伸手从两个随从手里接过包裹，轻若无物般一头朝下立在地上。能明显看的出来，两个随从松了一口气，这究竟是件什么物事，竟然如此沉重。包裹的一头有绳子扎口，汉子慢慢将绳结解开，将包裹向下一捋，袋中的物品便赫然显露在众人的面前。

当时正是六月初夏，天气虽然不是太炎热，但是林中蒸腾的热气，已经使人感觉非常的闷，但是当物品从袋中脱颖而出的一瞬间，所有人还是忍不住打了一个寒战，只觉得一阵凉意，从那物品上激射而出，那是一种浸入骨髓的寒冷。

包裹褪到地上，立在当地的是一柄黑色的大铁枪。乌黑的枪脊，锋利的枪头发散着一道道寒光，人们见之无不战栗，冷，砭人肌骨的冷、刺入骨髓的冷、由内而外将每个人冻结。陈晖睁大了眼睛，只见那汉子很随意的将铁枪握在手中，一个箭步便跳到了人群外，随后长

枪抡起，就在林中的空地上舞了一遭，一霎那周围便只能听到枪杆发出的呜呜风声，有时那长枪呼的一声从空中飞过，枪风打在人脸上，脸上会有一阵刺痛，似乎被一条极细的鞭子抽打了一般。人们纷纷朝后退去，只有陈晖又惊又喜的看着场中舞枪的汉子，浑然不知身外其他事情。汉子越舞越快，出枪如同毒蛇吐信，收枪好似闪电划空，看得出这一番展示也激发了他隐忍已久的激情。到最后，他震天霹雳般大喝一声，长枪朝着不远出一株大树直直送出，那大树已经生长了不知有多少年，树身有两人合抱那么粗，被汉子蓄积了全身力量的一枪刺中，树身一阵颤抖，无法残枝败叶从天空中簌簌落下。这时枪头已经深深刺入树身数寸，汉子却仍旧不肯罢休，丹田运气又是一声大吼，两臂发力，只听得树干咯吱吱响个不停，猛然发出一声脆响，枪头从树干的另一面透背而出，汉子意犹未尽，发力把枪朝怀里一带，木屑纷飞中，那株老树的躯干已然被这汉子一枪捅了个透明窟窿。此人双臂力量简直可比天神！汉子的随从都纷纷喝起彩来，陈晖也目瞪口呆立在当地，他万万没有想到，这世上竟有如此神勇之人。

汉子这时将手中的铁枪又收到了包裹中，然后微笑着问陈晖说：“怎样，你还愿意替我去探访故人么？”陈晖如梦方醒，连忙跪倒在地口称愿往。汉子将他搀起来，打量着他说：“看你年纪，想必父母就在身边，你这便领我前去，我自然当向你的父母言明原委，让他们放你前行。”陈晖此时雀跃不已，当即领着汉子来到酒馆。他的父亲仍然醉醺醺的躺在那里，汉子吩咐一个从人上去呼唤陈父，推搡了几下陈父才悠悠醒转，看见自家的儿子站在一堆彪形大汉中间，以为陈晖有什么不测，起身便扑过来要夺回陈晖。陈晖连忙说明了事情经过。陈父听了陈晖的叙述后，转头狐疑的打量着来人。汉子示意一个从人上前，就在陈父的耳边说了几句话。陈父听后大惊，以一种不可置信的眼神望向那汉子，方才那两个抬着包裹的从人，这时也将包裹解开，那柄黑色的铁枪头又露出到空气中。陈父又惊又喜，拉着陈晖便跪倒在地，一边叩头一边说：“承蒙大人抬举，实在是小儿的福气，别说是替大人办一件事，就是十件百件，也请大人随意吩咐。小儿竟然能得到大人的指点，实在是前世修来的福分啊。”

汉子吩咐众人将陈氏父子拉起，然后命人取出一些银两来，交到陈父手中说：“如果不是我有急事需要返回，本来应当亲自带领这孩子去看故人。我身在军中，戎马一生，没有机会来好好带两个弟子。我这故人，本领并不在我之下，只不过生性淡泊名利，宁愿终老乡间而已，我看你家孩子身材雄伟，志向远大，将来必然也是乱世英豪，不由得动了爱才之心，这便推荐他去我故人那里学艺，你若是放心不下，也可顺路前往，去那边自然会有人照顾你的生活，我如果有空，必然去看望你们。如果陈晖学艺已经完成，而我还没有战死军中，也可以来助我一臂之力。”陈父只是没口子的道谢，汉子也不再多言，将银两塞入陈父的怀中，便领着众人匆匆而去。

直待一行人都已经走了很远，陈晖才想起来一个问题，是他刚才一直都没有想到的问题：“父亲，刚才这人是谁，看您的样子，难道他非常有名么？”

“傻孩子，你平时听人讲故事，都不知道听了多少他的事迹了，可是真人到了你的面前，你居然完全不认识。现在人都已经走了，你才想起来问。”

“父亲，他究竟是谁？”

“还能有谁！想当初，他和你爹一样，也是在洛水上摆渡为生的，那时别人都叫他王大篙。后来，他随着朱阿三去了军中，建功立业，勇冠三军。他便是我们郢州的第一好汉，当世五大勇士之一的王铁枪——王彦章。”陈父一边点着手里的银子，一边如同说书先生一般念了一段话。

“什么？刚刚那人就是王彦章，爹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啊。”陈晖气的在地上乱走，王彦章可是他敬仰多年的偶像，没有想到居然这样失之交臂。

“不用说了，儿子，你没听王彦章说嘛，有空他还会回来看我们的。天色已经不早了，我们还是回家收拾收拾东西，明天便沿着洛河上游前行，去王彦章给你推荐的那老师那去

吧。”陈父示意陈晖收拾地上的东西：“要说起来，你小子也真是造化，居然能让王彦章赏识，还给你推荐了老师。儿子，爸爸这回可是跟着你去沾光了。王彦章推荐的老师，那怎么能错的呢呵呵。”父子二人的身影在夕阳中越拉越长，最后终于人影模糊不可见了。

就这样，陈晖父子按着王彦章指点的路途，第二天顺洛河直上，走了约莫有六十里地的时候，终于来到了一个小山村，并且见到了王彦章所说的那位故交。看过王彦章的书信，还有他交由陈氏父子带来的包裹，便让人安排陈氏父子的住所，知道陈父原来是个船家，便让他随村中的农夫一块耕田，让陈晖也随着自己的其他弟子一起学艺，悉心教导。原来这人名叫胡翰，自小便和王彦章一起成长，又投在同一个师傅门下学艺，交情实在莫逆。后来两人一个打铁，一个撑船，朱温夜过郢州，就此结识了王彦章，后来王彦章保护张氏，从而跟随朱温征战四方（此事见《后梁枭雄录》）。也曾经让人来找过胡翰，邀请他一同建功立业，但是胡翰本性更加朴实，宁愿在乡间平淡的生活，也不愿意去江湖上奔波，所以一直在此处务农，时局混乱，盗贼蜂起，闲来无事，他便教授附近乡亲们一些粗浅拳脚功夫。这次见了王彦章荐来的陈晖，一看之下已经相当入眼，冷眼旁观见陈晖本性忠厚，任气豪侠，实在象极了当年的王彦章，更是欢喜万分，将自己的一身本领倾囊相授。

时间好像一条长河，日夜不停的流动着，很快十年就过去了，陈晖已经由那时的单薄少年长成为一条虎背熊腰的汉子，父亲在两年前也病故身亡。他身在乡下，平日里只顾耕种学艺，并不怎么关心世上的风云变换，只是在他的心中，仍然保存着当年对王彦章的惊鸿一瞥，他一直不愿离开这个小山村，就是在心中暗暗存着一个希望，希望有一天，王彦章能够突然出现在自己面前，让自己能够再次亲眼看看心中的偶像。但是有一天，胡翰把他叫进了内室，却告诉他，王彦章因为兵败被擒，已经被李存勖斩首了。陈晖闻听噩耗，呆若木鸡般立在当地，心中不知道是何种滋味。胡翰也因为好友身亡而暗自神伤，竟然要避世而居，他遣散了所有的从人，又将陈晖叫到面前说：“依你现在的本领，就算和当年的王彦章相比也不相伯仲。这么多年来你一直深居乡下，我在暗中观察你，知道你的志向和我还是有所不同，只不过你学艺未成，我贸然放你出去闯荡，恐怕对你不利。今天我要走了，从今以后你就得走自己的路了。你的本事足可以让你在世上闯荡，而不会碰到什么危险，但是你的心地过于忠厚，将来在这方面恐怕要吃亏；你对朋友非常忠诚，但是朋友们并不一定都忠诚于你；在我走之前，我只想最后再教你一件事情，那就是无论任何时候，你做事情一定要能说服自己，若是你说服不了自己，那么就不要去，不然，你会悔恨终生的。”

胡翰说完这些话以后，从此后就不知所踪。陈晖告别了小山村，重新回到了郢州，那时后梁早已经灭亡，李存勖也已经被李嗣源所取代，正在招兵买马和蜀地作战。陈晖在一路上早已经盘算好了自己以后的路途，到了郢州，毫不犹豫的就来到了教军场，这里正在招募新兵，陈晖报名参加了后唐的军队，在训练中就得到了军官的赏识，当上了小队长。随后在对东西两川的战斗中表现出众，一路提拔，很快就被召入禁卫军中。后来石敬瑭被李嗣源外派河东镇守，临行时，便从自己的禁军中挑选了百人，护送石敬瑭到晋阳，就此留在了石敬瑭身边。当时契丹屡屡南下侵犯，战事虽然频繁，但是都规模甚小，作为节度使身边的亲兵，根本没有机会参战，因此上，陈晖这两年过得非常平淡，但是在石敬瑭身边呆这么长时间，他深深了解自己的新主子，这是一个为了达到目的，肯使出一切手段的人。而且，他的目标也远远不是一个节度使这么简单。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，陈晖才打消了离开河东的念头，宁肯就这么碌碌无为的消磨着时间，等待着机会的来临。

陈晖的这种想法，按照我们现在的看法，恐怕是属于比较消极的，有点小富即安，眼光短浅的味道。其实在当时的环境中，有这样的想法是很正常的。世道非常混乱，处处都在打仗，每个人都说是受命于天，每个人打出的幌子都冠冕堂皇的很，但是究其实际，没有一个人不是在为自己的私利找借口。石敬瑭固然不是什么好主子，可是李嗣源、李从厚这些名义上的皇帝，又能光明磊落到哪里去？象陈晖这样的人，只要你想在当时做出一点成绩来，

你就必须要投靠在某人的名下，但是在那种情况下，不管你是石敬瑭还是李敬瑭，其实都是一丘之貉。如果你压根看不上这种人，那么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，一条是象胡翰那样，退居山林，远避尘世；另外一条，就是你自己招兵买马，拉个旗杆也立个山头，和这些豪强们一决雌雄。

总之就这样时事变换，陈晖虽然远居晋阳，但是心里却一直记挂着中原的事情，等到李从珂的诏命到达，要石敬瑭火速进京面见新帝时，陈晖就知道机会到了。在那个诸侯都虎视眈眈的年代，只要发生事情，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，只要有事就意味着变化，只要有变化就意味着有机会。这和现在的娱乐圈有点相似，不怕有人捧也不怕有人骂，就怕没人理。石敬瑭接到命令也是苦苦思索了一晚，此次如果奉诏进京，直接面对的便是谋反起事的李从珂，按照常理来论，就是个乱臣贼子；可是如果不奉诏，也绝不能够对这道诏书视而不见听而不闻，仅仅打个马虎眼是不能蒙混过关的，与其那样，还不如干脆打起勤王的旗号，率兵直抵洛阳，和李从珂来一场死战。到时候把闵帝从厚延请入军中，若是战事失败，自己身负着忠义两全的名声，还可以安然退守河东；若是侥幸得胜，战局混乱，保不定从厚一个不小心就丧命军中，自己既是前朝重臣，又是光复功勋，到时候还怕不能完全掌控朝纲。石敬瑭就这么想了整整一晚。黎明时分，他的两大臂膀文胆桑维翰和武胆刘知远都先后来到了。石敬瑭将自己的打算非常隐晦的说了一遍，让二人也来作个参谋。

这桑维翰当时人称桑矮子，听这名字就知道个子是比较矮，只有不足五尺，按照现在的度量衡说就是大概一米四左右。但是却长了一张长长的马脸，足有一尺有余。正因为他的相貌奇丑，所以屡次上京赶考，都被主考官拒之门外。但是桑维翰还是非常自信，常常对着镜子，欣赏着自己的长脸说：“很多七尺高的身体，都不如我这张一尺长的脸。”桑维翰为人机敏，从小又饱读诗书，满腹经纶，善于分析事物。因此虽然他屡试不中，但是几次上京赶考，他的文才谋略和奇特的相貌，在赴京赶考的书生中那是赫赫有名。石敬瑭当时刚刚到河南任职，身边连一个出谋划策的人都没有，想要在当年的举人进士中找几个来帮忙，但又顾虑这些人并非自己提拔，恐怕不能忠于自己。一天，石敬瑭偶尔和当时的河南府尹张全义说起此事，张全义和桑维翰的父亲是旧日相识，素来知道桑维翰多能，趁此机会便向石敬瑭推荐了桑维翰。

初见桑维翰，石敬瑭也是一愣，但是张全义也在身边陪坐，不能太过表露自己的感情，便随口闲谈了几句。结果桑维翰一开口，针砭时事，指画江山，陈点策略，竟然无不精辟绝伦，石敬瑭真是大喜，两个人一见如故，当即安排桑维翰做了自己的掌书记，也就是现在的办公室主任，从此，这桑维翰就一直跟着石敬瑭，成为了他的心腹谋士。

那刘知远本来也是沙陀人，他的父亲也是沙陀骑士，所以刘知远从小就耳濡目染，有着一身好马术，但他为人沉稳庄重，不爱象其他沙陀少年那样整日放马逐猎，而宁肯多花点时间来学习古代的战役，因此，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其实精通骑射之术。后来逐渐长大，刘知远便和其他沙陀少年一起，来到李存勖、李嗣源的军中效力。他志向远大，总在等待机会想出人头地，所以更加努力学习阵法兵书等等行军打仗的法子，而不象其他士兵那样整天惹是生非，所以军中说起他来，都称呼他为刘书生，刘知远也不以为然。后来有一次，李嗣源带兵平乱，石敬瑭当时也在军中，结果被情报错误，低估了叛军的兵力配置，石敬瑭孤军深入被叛军团团围住，自午后杀到日暮仍然不能突围。而李嗣源方面援军却迟迟不到，刘知远所在营队当时正好被调派给石敬瑭指挥，见此情景，刘知远便挥刀杀出，阻击对方将领，并抢得了一匹战马。随后他催马射箭，往来如飞，每次响弦便要射杀对方将领一人，两军都以为天神下凡，叛军方面将领吓得胆战心惊，纷纷下马伪装是普通士兵，结果阵脚大乱，而石敬瑭的军队却士气大振，一鼓作气突围成功。

刘知远在此次战斗中的应用表现，引起了石敬瑭的注意，也使他获得了石敬瑭的垂青。安全回到军中以后，石敬瑭立即向李嗣源禀报，以刘知远有救将之功，要李嗣源嘉奖刘知远，

同时着意接纳，过不多久，便把刘知远调到自己麾下担任牙门都校一职。从此之后，刘知远便随在石敬瑭身边，逐渐成为石敬瑭的心腹武将，攻城略地向来马到成功。

因此上石敬瑭接到诏书，心中盘算不定，等到他们二人到来，便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，希望二人帮自己来确定个主意。桑维翰和刘知远二人都极力主张要奉诏入京，一来是借此探探李从珂的态度和京城虚实；二来是从厚个性懦弱，本就不适合做九五之尊，现在又正在走下坡路，何苦去把自己的大好前程，浪费在这个扶不起的阿斗身上。三来晋阳本来就是后唐的发家之地，若是贸然行动，最后落得流离失所那就更是得不偿失。三个人计议完毕，确定了行动方略：因为是入京面圣，作为节度使不能够率领太多兵丁。所以石敬瑭仅率了数十人前行，刘知远率领三百精兵在后跟随，斥候往来游击随时报告前方的状况。桑维翰坐镇晋阳，时刻关注着朝中动态和在路上的石敬瑭一行。一路上还没有什么事情发生，偶尔有几个劫路的小贼，早被刘知远的斥候探明，清理得干干净净。只是这天到了魏州境内，为了防备王弘贇得到信息起了疑心，斥候才没有走得太远。却没想到就在魏州城外碰到了被赶得无家可归的闵帝从厚，而石敬瑭含含糊糊模棱两可的态度，又激怒了一贯愚忠的四兄弟。

眼看着石敬瑭险象环生，恰好陈晖就在那数十随从里，他环顾四周观察了一下周围的形势，立刻在自己的脑海中做出了判断：刘知远想必已经得到信息，正在倍道赶来，而身边这些亲兵的能耐，看样子和前面这四兄弟相去甚远，必定是不堪一击。以自己的本领，若是四人齐上，恐怕也抵挡不住，但若是出其不意，先能杀掉一个，便减去了一份压力。剩下的三个定然前来围攻自己，短时间内自己还能抵挡得住，只要等到刘知远援兵杀到，便是阵前救主之功。退一万步说，就算自己抵挡不住三人的攻势，也足以自保，这么一盘算，陈晖觉得这买卖还是比较划算，所以挺身站出了队列，并且利用奔宏进的轻敌妄进，先杀了一个对手。

这时果然如同陈晖料想的那样，三兄弟发一声喊，全部围上了自己，开始了不要命的厮杀。那边石敬瑭的亲兵松了一口气，连忙保护着石敬瑭远远的退了开去。石敬瑭的一条腿本来已经迈进了鬼门关，突然又被人一把拽了出来，当时也顾不得许多，掉头上马撒欢就跑。跑了快有半里地，才意识到自己的失态。于是把马勒住当地，回头观看战局。同时高声喊道：“好兄弟，切莫惊了圣驾，快快回来，且让我和圣上慢慢解释。”陈晖耳朵里听得清清楚楚，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，已经被三兄弟紧紧的困在中间，正在左支右绌的抵挡着四面的袭击。听到石敬瑭这般不疼不痒的话，心里是暗暗叫苦，心想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，我倒是想回去，可你看这三个人如狼似虎一般，我能回得去么？也无暇答话，只是集中精神和三兄弟鏖战。本来在此之前，他观察这兄弟几个的本领，自我感觉以一敌三还不至于马上落了下风，可是这一交手才发现蛮不是那么一回事。原来陈晖的估计本来没有什么错误，但是他忘记了他刚刚杀了四兄弟之一，其他三个完全是拿出拼命架势来和他打，俗话说软的怕硬的，硬的怕横的，横的怕不要命的。所以如此一来，陈晖骤然间支持不住，虽然说还不至于有生命危险，但是想要安然从包围圈中脱身，那是万万不能。陈晖一边招架，一边心中暗暗叫苦，心想完了，没想到这次竟然要殒命魏州城外了。

就在这时，从远处的道路上急速跑过来一人一马，还离着很远就大声喊道：“大人莫怕，刘知远来了。”话音还没有落，有利箭破空之声响起，一支箭穿云而出，笃的一声正正射中了奔宏荣的额头。可惜距离太远，箭簇已经失去了力量，只在奔宏荣的额头上划出了一道伤痕。但是奔宏荣骤然间受到袭击，也是吃惊不小，手中的兵刃便乱了一丝章法。陈晖哪容这等机会错过，抢步上一剑便刺入他的腹部，同时身体回旋避开沙氏兄弟侧翼的袭击，这一下生生就把奔宏荣的肚皮拉开了一个大口子，五脏六腑瞬间都涌出了体外，眼见就活不成了。

这时那员骑将已经来得更近了，马在飞速奔驰，他越稳如泰山，双手松开缰绳，一手拉弓，一手扣箭，飏飏飏就是三箭射了出来，直飞向战团中。奔宏荣一死，陈晖的压力减轻了许多，也抽空看了一眼来将，认出便是石敬瑭的武胆刘知远，心中一宽，知道这下必然可以

安然抽身了。哪知道高兴的念头刚刚闪过，就听到箭矢破空之声，陈晖心中还在疑惑，如何要发三支箭呢？就发现其中一支正向自己射来，连忙用剑进行格挡，这一下便无法招架沙氏兄弟的进攻，只能勉强抽身闪避，但还是被沙宏荣的刀尖挑中了背后，若是刀尖再长几分，那背后就被直接洞穿了。还好另外两只箭是飞向沙氏兄弟的，沙宏荣得手本想继续进攻，可看到箭矢飞来，已经来不及闪避，只能以空手去接箭矢，结果手掌被穿了个透明窟窿，箭矢力道不断，穿过手掌射中他的脚掌。沙宏荣猛然受痛，站立不稳跌倒在地，可巧就落在陈晖身边，被陈晖手起一剑刺穿了心窝。回头再看沙宏进，却是没有防到天外飞箭，被射中咽喉要害，已经气绝当场了。

陈晖这个时候才稍微放下点心来，感觉背后的伤口火辣辣的痛，他扭头朝来路上望去，刘知远这时已经来得更近，手中的弓箭却没有落下，警惕的瞄准着陈晖不肯放下。这时石敬瑭眼看局势平定，也催马上前来到当场，伸手按下刘知远手中的弓箭说：“知远不必担心，幸好有这个兄弟在，不然我恐怕早就命丧魏州城了。”刘知远这才放下手中的弓箭，跳下马来和石敬瑭敬礼，询问事情的经过。听说陈晖一人便敢独斗驾前四卫士，刘知远向陈晖一抱拳说道：“兄弟如此人才，竟在军中默默无闻如此多年，实在是让我们惭愧啊。”陈晖一向都知道刘知远的威名，看他刚才以如此远的距离，竟然箭无虚发，也是更加佩服，但是想起刘知远竟然不辨敌我，也向自己射了一箭，心中仍然是存有芥蒂。于是不卑不亢的还了一礼说：“将军箭术如神，小人也是什么佩服，只不过箭却没有长眼睛，将军日后放箭，务必要瞄准再发。”刘知远听他如此说，知道是为刚才的事情生气，也不介意，哈哈笑着走上前，抓住陈晖的肩膀说：“兄弟不要太放在心上，我只听探马说主公被围，急于来救，远远看你斩杀一人，也不知是友是敌，于是三箭齐发，却让兄弟受惊了。”陈晖见他态度诚恳，加上他本是军中将领，也不好太过认真，于是也展颜一笑说：“将军说的什么话，只要确保主公无事，那便是我们的荣幸了。”二人随握手言和。

刘知远转头看看那边的从厚一行问道：“那边便是圣上么？”石敬瑭点点头，刘知远又问：“主公可要过去解释一下？”石敬瑭摇摇头说道：“我们都已经把圣上左近的卫士亲兵斩杀了，若是放在以前，已经是谋逆的罪名，又怎么好意思再去见他呢？还是就此绕行，就当没见过此人好了。”刘知远若有所思的点点头，突然招呼身后赶来的亲兵说：“既然如此，你等好生看护主公，我也是皇帝之臣，既然碰到了没有不问候一下的道理。兄弟，”他转头向陈晖说道：“可愿意和我一同去见驾？”

陈晖一愣，心中盘算你只不过是节度使手底下的一个将军，主公尚未发令，你擅自决定去见的什么驾？可是目光转移到石敬瑭的脸上，见他的脸上竟然浮现出一副诡异的笑容，突然间就明白了什么。心中快速盘算了一下，立刻打定了主意，向刘知远一拱手：“将军有命，自然不敢不从。”两个人一个在马上，一个在马下步行，缓缓朝从厚那边走去。将将走到面前，已经能够看见从厚那张惶恐的脸。陈晖的心中暗自叹气，皇帝当到从厚这种境地，还真是不如那些普通百姓呢。普通百姓就算在乱世，尚且能够忍辱偷生；而象从厚这样曾经做过皇帝的人，等待他们的永远都是不可知的命运。比如象现在，已经是完全无依无靠了，甚至连自己的妹夫都不愿意加以援手，就这还不能安然度日。只需要一个小小的马步军指挥使，便想来结束九五之尊的性命。刚想到这里，就听得身旁的刘知远在马上说：“兄弟你是明白人，我找你来面见圣驾，究竟是要做什么，想必你也一清二楚。闵帝现在已经是落到这步田地了，我觉得我们也不用做的太绝，就让他在这魏州自生自灭吧。省得百年之后，你我兄弟落一个弑君的罪名。”陈晖点点头表示同意。这时他们已经来到了从厚的队伍前。从厚间石敬瑭刚刚斩杀了自己的四名亲兵，随后又见他们两个缓步过来，也不知道是该跑还是该留，茫然的站起身来探头观看。陈晖就在这时拔出了腰间的剑，杀入人群中。那边的刘知远也在马上张弓搭箭，激射而出。

从厚身边本就只是些宫娥太监之类，哪里见过这番阵势，当时就被放翻了大半，其余的

有的夺路而逃，侥幸留了一条性命；有的跪地求饶，被陈暉硬起心肠，一个个格杀当场，最后就只剩了从厚一人，呆立当场，两腿颤抖个不停。刘知远这时方才下马，过来深深一礼说道：“陛下受惊了，之所以蒙尘播越，以至于亡命出京，就是由于身边有这些奸佞小人，为臣出于义愤，已经将他们全部戡除。这便请圣上入馆驿消息。”从厚这时方才醒过神来，气的两手发抖，颤声说道：“你们才是乱臣贼子，竟然连朕的左右侍卫都敢杀。”刘知远哪里耐烦听他罗索，向陈暉使个眼色。两个人一左一右走上前去，将从厚架起来。连拖带拽的拉到石敬瑭面前。

石敬瑭吩咐左右将从厚搀好，然后深鞠一躬说道：“圣上，臣刚才提议让您在魏州馆驿暂时休息，且待为臣先去洛阳打探虚实，然后再回来迎驾，别作商量。结果圣上身边的逆贼竟然暴起作乱，差点惊了圣驾，真是吓得为臣不轻。请圣上这便移驾魏州驿吧。”然后不由分说的一挥手，几个士兵如狼似虎的将从厚抬起，一路小跑便来到城门外那早已经废弃的驿馆，将从厚朝里面一推，外面就用树枝把门别死了。任凭你从厚在里面顿足捶胸，也是无可奈何。

这边石敬瑭见事情已经办完，便抬头扬声朝城上喊道：“王大人，天子已经安置在城外驿馆，请你好生照顾，千万不可怠慢。我这便上京去面见新帝，若是有什么上谕，也必将尽快返回告知。”城头的王弘贇早把城外发生的一切看得清清楚楚，知道石敬瑭这次是铁了心要跟随李从珂了，却把从厚这老大一个包袱甩在自己这里，可是事已至此，也没有办法，总不能现在就出城去把从厚再赶出魏州境内吧。若是从珂到时候假仁假义起来，非要自己把从厚送到洛阳，自己那时候交不出来，可不正好被从珂抓住把柄，做了替死鬼么？反正这驿馆就在城门边上，只要让守城的兵丁多站出几步去，就足以防备从厚逃跑了，不若作个顺水人情，就暂时把从厚软禁在这里吧。反过来说，若是从珂非要置从厚于死地，这从厚可不真是自己送给新帝的一份厚利么？想到这里，他便也痛快的探身说道：“石郎尽管放心前去，我的儿子也在洛阳任职，若是新帝有什么旨意，就请石郎代为陈情，让我儿传旨前来，顺便让我也看看他。”石敬瑭允诺，当即领人朝洛阳而去。

后来，王弘贇之子王峦果然携带从珂的旨意前来，父子两个人在后堂密谋了一番，便由王弘贇出面，把从厚接入了城内。可怜那从厚在驿馆中，饥一顿饱一顿，周围各州的刺史，虽然也知道皇帝落难到此，但也并无一人肯来探望。王弘贇也从未出面来照顾他的起居。今天突然见王弘贇前来，也不知是福是祸。等到进了后堂，见到王峦也在此处。这王峦原本是宫内殿前宿卫，从厚自然认得，便向他打听洛阳消息。王峦却一言不发，就把一杯准备好的毒酒来进献从厚，从厚见他不回答，只是要自己喝酒，自然起了疑心，便转头问王弘贇说：“你儿子不回答我的话，却只是让我喝酒，这是什么意思？”王弘贇毕竟老奸巨猾，毫不迟疑的撒谎说：“从珂已经顾念旧情，封你为鄂王，王峦这次就是来宣读旨意的，这酒一是向你贺喜，二是为你饯行呢。”从厚说：“既然是来传旨，怎么不先宣读圣旨，反而要先喝酒饯行呢？”王弘贇还在巧言劝酒，那边王峦早已经不耐烦起来，将酒朝地上一泼，扑上前去，取出早已经准备好的布帛，缠绕在从厚的脖颈间，竟然将从厚生勒毙，死时年仅二十一岁。

二 张韬献计

石敬瑭一行人这时已经走在了去往洛阳的路上，经过在魏州的那一段风波，刘知远也不敢离开石敬瑭太远，但是已经快到京城，如此浩浩荡荡的一队兵丁走在路上，一方面会惊扰路上的百姓，另一方面，也容易给京城的人造成口实，一旦被抓住把柄，说石敬瑭不轨，居然带兵入京，那可就是杀头的大罪了。所以两人商议了一下，石敬瑭仍旧领着从人在前面行走，打着节度使的旗号，刘知远的兵丁全部换了军装，穿上普通百姓的衣服，就在队伍的四周跟随。反正当时的路上，时时都有逃难的百姓，因此这么一来，完全就不会受人注意了。

刘知远也从马上下来，跟随兵士们一同步行。他也搞了一套农夫的衣服穿在身上，时刻关注着周围的动静。在他的右边，就是石敬瑭的队伍，陈晖全身戎装也走在队伍中，刘知远眼光锐利的望着这个比自己小几岁的汉子，心里充满了对他的赞赏。从侧面看上去，陈晖的脸庞棱角分明，眼光坚定的望着前方，左手一直握在剑鞘上，随时准备着应付突如其来的袭击。而他那微微上翘的嘴角，又说明他对未来满怀的信心。刘知远心中暗暗称赞，这是一个前途远大的小伙子。刚刚听说他一个人就面对四个禁卫，刘知远心中还有点不信，经过这么一段时间的观察，他完全相信，这个小伙子绝对是自己从戎这么多年来，仅见的几个能和自己一较高下的人。刘知远的心中泛起一阵强烈的冲动，很想立即就和陈晖来一场厮杀，看看究竟是谁输谁赢。就在他这么想的时候，陈晖仿佛意识到了什么，突然转过头来望向刘知远的方向。两个人的眼光碰到了一起，彼此都读出了对方心中所想。陈晖向刘知远微微一笑，仿佛在说，只要你愿意，我这里随时奉陪。刘知远也深深点头，两个男人在一瞬间都有了惺惺相惜的感觉。刘知远紧追几步走上前去，和陈晖平行着向前移动。两个人嘴上虽然没有言语，但是脚下都开始发力，你追我赶的朝前走，想看看究竟谁会赶在前面。就这么走了一会，两个人依旧是并驾齐驱，刘知远这是轻轻一笑说道：“算了兄弟，来日方长，不着急在这一时分出胜负。”说完主动放慢了脚步，陈晖也随之减慢了速度，两个人都是气不长出面不改色。回头看时，已经把其他人拉下了好大一截。

两个人随之攀谈起来，刘知远见陈晖如此年轻，在武功上却已经有如此造诣，知道他必然是师出名门，便询问他的家事。陈晖便一一告知。刘知远闻听胡翰之名时，果然毫无印象，心想也许是个化名，不愿以真名示众罢了。直到陈晖说本是王彦章的同门师兄弟时，这才肃然起敬。王彦章的勇猛在当时已经如同传说，刘知远一直跟随李嗣源征战，倒也曾远远见过几面，曾目睹过他的神威，这时方才知原来陈晖这一身功夫，竟然和王彦章一脉传承，更是兴奋不已。两个人越说越是投机，到最后简直有点情不自禁了，恨不得立刻就找个地方倾心长谈一番。刘知远闻听陈晖仍然一口一个大人将军的，实在有点不耐烦了，猛然站住脚步说：“陈晖，你我二人既然如此意气相投，又何必拘泥于常理，你若是总以大人来称呼我，倒显得和我有什么隔阂。这样，如果你觉得很难改变我的称呼，我这便去找主公，让他将我这将军称号去掉，也来到禁卫军中和你为伴。想我当年也是从禁卫军中成长起来的，到现在还很怀念那段日子，如果让我重当禁卫军，还省得操了许多闲心，你看如何？”陈晖闻言大惊，连忙推辞说：“不必如此，大人现在任重道远，主公也正是需要大人的时候，怎么能为了我而抛弃忠义呢，若是你再如此说，我以后都不敢和你交往了。”嘴上虽然如此说，心中却实在是想：“何必非要辞职来做禁卫军，若是你肯向主公说两句话，把我提拔起来也当个将军，那不是更好么？”心中虽然如此想，但嘴上却实在没有说出来。刘知远听他如此说，也是哈哈一笑，没有接着说下去，但是转了个话头说：“我比你年长几岁，以后你我便兄弟相称，我们都是英雄男儿，做事情也不必太过拘泥，结拜上香那一套就免了。你的意思如何？”陈晖心中高兴，连忙停下脚步，就在道路中间向刘知远参拜道：“哥哥在上，受小弟一拜。”